

京剧世家谭门七代

■ 翁思再

前清咸丰三年,从河南过山西的风尘古道上,吱吱呀呀地行进着几辆独轮推车,这是一个流动的小戏班,班主名叫谭志道。因为家乡湖北江夏成了太平军和官军“拉锯战”的战场,民不聊生,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,一路卖唱,巡回辗转了将近一年,终于进入河北境内,最后在天津安顿下来。

谭志道原是票友,唱的是家乡非常流行的花鼓调,后来下海成为楚调演员,主唱老旦,兼演老生。他的嗓音尖而丽,很像当地一种唤作“叫天子”鸟儿的鸣声,因此人称“谭叫天”。谭叫天由津而京,搭皮黄戏班子,入程长庚的三庆班,并与这位“程大老板”合作演戏。他无疑是“花雅之争”后期和京剧形成初期的一支生力军。

谭鑫培:改革京剧唱腔第一人

谭鑫培是谭志道的独生子,流转到天津时,才六岁。他七八岁开始练功,随父跑水陆码头,十一岁入天津金奎科班,十七岁拜在汉派老生余三胜的门下,其后长期在三庆班演武生,兼武行头目,又拜班主程长庚为师。光绪五年,即1879年,他首次到上海演出,结识了张二奎的学生孙春恒,看了他不少戏,受到很大启发。谭鑫培得诸谭志道音乐天赋的遗传,有“小叫天”之誉,他饶有兴味地对老生唱腔进行了磨洗和改造。

“时尚黄腔喊似雷”,早期的京剧唱腔以高亢的气势为主,谭鑫培把直腔直调改得婉转多姿。尽管我们今天听起来,仍感到那么硬朗古简,其遒劲程度无人堪匹,但那时却被视为“颓靡”的“亡国之音”。原来,清朝末年,内乱外患频仍,许多人认为应该



谭元寿饰演《沙家浜》中郭建光剧照



谭富英剧照

呼唤抗争治乱的“强音”,怎能一板一眼、慢条斯理地去玩味什么雅调呢?然而,韵味真是个迷人的东西,艺术的感召力是不可阻挡的。“国家兴亡谁管得,满城争唱叫天儿”,这句诗就是那时京城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
光绪十六年,即1890年,谭鑫培四十四岁时,被选入清宫内廷戏班“升平署”,开始享受“内廷供奉”的殊遇。慈禧太后最爱点他的戏,“无谭不

欢”。演毕,常赏以重金,还曾“亲赐黄马褂”。

京剧到了谭鑫培时代,完成了从草创到成熟的过渡,真正走上了艺术化的道路。他文武不挡,腹笥极宽,是老生艺术的集大成者,并为京剧舞台语音的湖广音规范奠定基础,还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戏曲电影《定军山》。梅兰芳后来评价道:谭鑫培(和杨小楼)代表了中国的京剧。

于是,一些商人就开始在“谭鑫培”三个字上做文章了。他们伪造谭鑫培的假唱片,行销于市,导致谬种流传。直到解放后,还有一些国家电台以这些当年“胜利”、“物克多”公司出品的赝品为真,不时播放,弄得一些爱好者,对谭鑫培产生了是否“盛名之下,其实难符”的疑惑,真是冤哉枉也。当然,对于后人类似的评价,谭鑫培本人也应负一定的责任。大约在谭氏六十五岁左右之时,百代公司请谭鑫培灌第二批唱片,谭鑫培为使“肥水不外流”,就让儿子谭瑞麟操琴,司鼓也未请“老搭档”担任。结果,蹩脚的伴奏拖累了谭鑫培,使他的演唱水平未能发挥,使这批唱片大为减色。

我们今天所能听到的真正代表谭鑫培艺术的歌声,是1907年百代公司为他灌制的第一批唱片,计一张半,包括“秦琼卖马”和“桑园寄子”两段,由梅雨田(梅兰芳的伯父)操琴,李奎林司鼓,全部是舞台上珠联璧合的原班人马。于是,就灌制出老生唱腔中的精品、极品,垂范后昆。后来,无论老生流派怎样发展演变,却万变不离其宗。这一张半唱片所呈现的艺术规格,令人或感“增一分嫌多,减一分嫌少”;即便是后来把老生艺术进一步向精致化推进,被认为是“老生第二座高峰”的余叔岩,在功力上也难与他的谭师相匹敌。有人说,这“一张半”,整整统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骚。

谭鑫培虽然做成了“伶界大王”的辉煌业绩,但他死得很惨。1917年4月,广东督军陆荣廷到京,大军阀江

朝宗假东城那家花园为他办堂会戏，签约谭鑫培出演。此时适逢谭鑫培有恙，卧床经月，便以此婉辞。谁知江朝宗竟派来大队警察，把谭鑫培生拉硬扯到那家花园。那天恰恰演的是“洪羊洞”，描写杨六郎从重病到死亡的一段经历。谭鑫培感同身受，心力交瘁，演到悲愤处，禁不住眼泪真的流下来。演毕回家，没多久就死了，时年七十一岁。

谭小培：传子富英甘当“人梯”

谭门第三代中的从艺者，有嘉善（武老生）、嘉祥（武旦兼青衣）、嘉荣（文老生），惟五儿谭嘉宾最能传谭鑫培衣钵，艺名谭小培，唱谭门本派戏，几可乱真，青年时就有唱片流行。后来成为“武生宗师”的杨小楼，由其父杨月楼临终托孤，成为谭鑫培的义子，因此也住进大外廊营谭宅，以“嘉”字为排行，名杨嘉训。早年由杨小楼领衔，携谭小培、尚小云来沪，同台献演，享誉一时，以“三小”并称。谭小培禀赋虽高，但舞台生活时断时续。他就读于洋教会办的“汇文学校”，专修过英语，知识渊博。他的妻子是著名小生德珺如的女儿。德珺如是旗人，为前清吏部尚书穆彰阿之子。因此，谭小培的儿子谭富英，是一个“汉满混血儿”。

当时京剧界的竞争十分激烈，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逝世后，“诸侯”蜂起，争相称雄。言菊朋号称“旧谭派领袖”，余叔岩人称“新谭派首领”，连票界研习者中也出现了“五坛（谭）”，分封为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和社稷坛，其中就有逊清皇后裔溥西园（红豆馆主）。当此时，谭门岂肯自甘萎缩？谭小培审时度势，决定放弃自己进一步出名的机会，着力培养天赋条件更好的谭富英。此前，他已把陈秀华等名师一一请到家里，然后，把谭富英送进富连成科班。出科后，又把他领到余叔岩的门下深造。谭小培还帮谭富英料理生活，花了很多心血。后来，谭富英果然成为“大角儿”。他嗓音酣畅淋漓，非常难得，扮相更有

王者之气。起初，他票价卖一块银洋时，有评论说：“（谭富英）一出台亮相，就值八毛！”他身上确有一股清刚之气，唱得质朴率真，尤擅塑造刚正不阿、大义凛然的人物。一时里，他与马连良、杨宝森、奚啸伯并称，成为“四大须生”。这是谭氏艺术长河里的又一次高潮。

谭门之艺传至第四代，外界即已传为佳话，而谭小培更有甘当“人梯”的美誉。最有趣的是，某传媒曾经登出一幅幽默画，画面上是谭鑫培、谭小培、谭富英三人的漫画像，谭鑫培俯对谭小培说“我的儿子不如你的儿子”，谭富英则仰向谭小培说“我的父亲不如你的父亲”。据说谭小培见此漫画，哈哈大笑，连连称妙。

谭元寿：当今京城首席老生

谭门第四代中除谭富英外，还有文武老生谭盛英、花脸谭世英出科于富连成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谭家部分演员加入中国京剧院二团，后来整团支援大西北，改制为宁夏京剧院，包括盛英、世英在内的谭鑫培后裔，全都没有二话，举家迁到银川。他们在宁夏固守京剧阵地，并教育子女安心在西北高原传播京剧。如今在宁夏继承衣钵的是花脸谭少英、武生谭喜寿，以及谭荣曾、谭健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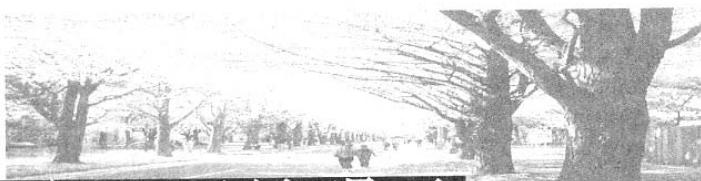
长期在北京从艺的谭门第五代，有中国京剧院的谭韵寿、北京京剧院的谭元寿及其鼓师谭世秀。谭元寿是富连成的晚期学员，基础扎实，出科后先为荀慧生“挎刀”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驰骋南北舞台，又长期与父亲在北京京剧院同台，总是谭富英在后面唱老生，他在前面演武生。1962年，谭富英退休后极少登台，仅几度应毛泽东主席之邀请，携儿子元寿、孙子孝曾到中南海清唱。于是北京团的谭派老生戏，就由谭元寿承担了。使谭元寿享誉全国的，是在《沙家浜》里扮演的郭建光。在这一时期与他齐名的“头牌老生”童祥苓、钱浩梁等，现在俱已从舞台上消失，即使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，一度与他形成鼎足

之势的后起之秀张学津、孙岳等，如今也呈嗓力不支的态势。然而谭元寿近来却仍在京、汉两地频频出演文武戏，宝刀不老，竟如鲁殿灵光。谭元寿并未因此自幸，反而担忧起来。他说：我不过是个二三流的演员，现在竟成了头牌，这不是“廖化充先锋”么，京剧怎么了？

谭孝曾：京剧不景气移民去也？

谭孝曾于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时，谭小培还健在，谭元寿为儿子取这个名字，是要他孝敬曾祖父。孝曾入北京戏校，照例是先打武生底子，又向余叔岩的弟子王少楼学老生。如今他已五十岁了，是北京京剧院的当家老生之一，也是目前并不多见的、能具前辈典范的演员。谭鑫培的艺术相当一部分来自余三胜，他又收余三胜的孙子余叔岩为徒，把艺术还给余家。而谭鑫培的孙子谭富英又拜余叔岩为师，谭余两家就是这样代代相帮，合起来形成京剧老生行的主流。因此，当谭孝曾和旦角阎桂祥生下儿子后，谭元寿为之取名谭正岩，意在学习“正统的余叔岩”，接继两家在艺术承递关系上的“循环之链”。然而，谭正岩起先对京剧并不上心，直到十一岁时随同学参加亚运会团体操后，才开始喜欢舞棍弄棒，醉心于业余武术队。谭元寿真想因势利导，让他入戏校。然而此时谭孝曾和阎桂祥夫妇正酝酿着出国定居。

原来，有位加拿大华裔一直尊仰谭派艺术，想把他们三口小家庭办到加拿大去。是到那里去享清福，还是留在国内的红毡毹上？孝曾和桂祥颇费踌躇。谭家门楼的风风雨雨，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。确实，艺术生涯给祖宗所带来的，并非全是光环和美酒，还有许多艰辛和苦痛。谭鑫培受军阀欺侮而惨死；谭富英晚年在北京京剧院，虽然马、谭、张、裘并列，但领导从来没给他排过一出主角戏，一直让他为另外三位主演当配角，致使他郁郁寡欢，提早离开舞台。即使是谭元寿，也曾在“革命”的年代被强制与



今天还是明天

■ [美]杰克·霍吉

明天是空想家最“强大”的武器；行动者的利器则是今天。

明天，既是懒虫们的工作日，也是傻瓜们的改革时，更是凡人们躺着梦想升天的好日子。

——爱德华·杨格 (Edward Young, 著名诗人)

如果你还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行动者，那么，你必须从今天开始做起，也惟有从今天开始做起！切勿依赖明天。

如果你总是把问题留到明天，那么，明天就是你的失败之日。同样，如果你计划一切从明天开始，你也将失去成为行动者的所有机会。明天，只是你愚弄自己的借口罢了。

著名作家玛丽亚·埃奇沃斯 (Marie Edgeworth) 对于“从今天做起”

而不是“从明天开始”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见解。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：“如果不趁着一股新鲜劲儿，今天就执行自己的想法，那么，明天也不可能有机会将它们付诸实践；它们或者在你的忙忙碌碌中消散、消失和消亡，或者陷入和迷失在好逸恶劳的泥沼之中。”

Atari公司的创始人，电子游戏之父诺兰·布歇尔 (Nolan Bushell) 在被问及企业家的成功之道时，这样回答到：“关键便在于抛开自己的懒惰，去做点什么。就这么简单。很多人都有很好的想法，但是只有很少的人会即刻着手付诸实践。不是明天，不是下星期，就在今天。真正的企业家是一位行动者，而不是什么空想家。”

从空想家到行动者的转变不可能

不疼不痒，我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。但是，这一转变又是现实的，我本人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再没有比我更伟大的幻想家了。我的毛病便在于缺乏自律，懒散、拖沓、不信守承诺、缺乏毅力等等，都是缺乏自律这个毛病的症状。而我给自己开出的药方便是“明天”。“明天”总是能够让我的症状得到一时的缓解，却永远无法根治。当它们下一次光临时，唯一的解药只能是另一副“明天”。显然，我的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(缺乏自律能力)。这正是“每天都尝试着做一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”对于我的意义所在，我相信，对于你来说也同样适用——不论你的自律能力如何。只不过，这样的尝试必须从今天开始。

(闻闻选摘)



《习惯的力量》
当代中国出版社
2004年5月
定价：16.80元

谭家“划清界限”，搬出祖居，大外廊营谭家私宅“四十六间半”，后来卖给房地产部门，只值三万元钱。而且谭孝曾分文未分到。

如今京剧很不景气，他们纵然学了满肚子的戏，但一年也演不上几场。梨园这口饭，吃得好是“戏饭”，吃得不好就是“气饭”。何必呢？

谭正岩：七代传人梨园新星

然而，在这整个思想斗争过程中，谭元寿始终不吭一声，最后，父子间的这种“无声的较量”，以儿子的让步宣告结束。谭孝曾写信谢绝了加拿大朋友的好心。孝曾对桂祥和正岩说：“谁叫咱们姓谭呢！”

谭元寿终于把谭正岩送进北京戏校插班，他对领导说：“孩子交给你们，按照我们谭家的规矩，不干涉教学。请你们严格要求，任打任罚！”然而那时，其他同学已经先进校两年甚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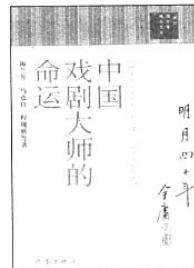
四年。于是谭正岩日夜加班补课，急起直追。他后来被评为学校里的“苦练标兵”。谭元寿虽然不干预学校的课程，但每当正岩学会一出戏下地时，他必去观看响排。谭正岩十五岁时首次登台，演的是武生戏《八大锤》。梨园界同人闻讯，纷纷自愿来观看，对这位谭门第七代，投以关切的目光。剧场气氛十分热烈，舞台上一招一式，不管他做得怎样，台下一律报以热烈掌声。演毕，谭元寿上台，抱住孙子，不由得老泪纵横；谭孝曾也哭了起来。周围同人们的眼眶，也都湿润了……

谭正岩去年从北京戏校毕业，入中国戏曲学院继续深造。此番在纪念谭鑫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汇演中，他主要是演武生戏，同时也亮了几嗓子。十八岁的他已经度过男生最危险的变声期，呈现出文武老生的前景，真乃谭门之幸。只是他个子偏高，

达到一米八六。就在人们为此而担忧时，谭元寿对谭正岩说：“不要信那个邪。杨小楼也是高个子，他善于弥补缺陷，不是照样成了角儿吗？”

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文艺人才学是承认遗传规律的。京剧遗产要继承，京剧事业要发展，京剧不能在我们这辈人的手里毁掉，这就需要有一种固守阵地的信心和责任心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自家的天地何尝不美妙？

(白丁选摘)



《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》
作家出版社 2006年9月
定价：28.00元